

散文

来自贡格尔草原的一束光(下)

——读闫文华诗集《草色》

■刘玉琴

写山写水写人性

闫文华是成长于贡格尔草原的诗人，她的诗寓大于小，寓雅于俗，立意高远，语言灵动，贴近民生，贴近民俗，贴近百姓，吸取了古代民歌的营养与古诗的韵律，继承了《诗经》“风、雅、颂”中“风”的遗脉，写山写水写人性，给读者呈现出一幅故乡的《清明上河图》。

我尤爱闫文华的组诗《克什克腾旗——写给家乡》：

一、经棚

撑起经幡，在山环中搭棚诵经
四百八十万亩经卷铺开
河水牵沼拾泊，草天一缝缝合

在高原高上取火，从黄岗峰上路过
篝火映透山百合，风诵琴声绿波之外
羊群散落自由的云朵

垒石生火与点香念经皆是炊烟袅娜
无从查证，哪人开的先例
源头，却是彪悍的西拉沐伦河……

经棚镇是克什克腾旗人民政府所在地。“经棚”的名字就起源于“撑起经幡，在山环中搭棚诵经”，由此可以考证藏传佛教在内蒙古草原上的传播。“垒石生火与点香念经皆是炊烟袅娜”一句甚妙，把人间烟火和宗教信仰一并交给了“炊烟袅娜”。

二、达里湖

同一座山对视，有不解之谜
是谁拿起牛角梳子竖立凌乱的草
岩画清晰，文字澄澈

一块明镜开道，一匹白马
旋风般扬蹄，一代天骄随即抵达
顺手挂上五彩经幡，就有了满湖悲悯

一湖的羽毛云翹，一湖的鸟鸣交响曲
鱼在腹内追逐，蹿下浪花捉迷
一个十足的百鸟乐园，热闹、惬意

鞭岸畔，喝醉的影子

一会儿牧歌，一会儿吆喝

达里湖号称“百鸟乐园”，也号称“天鹅湖”，每年北归南飞，有近十万只白天鹅在这里栖息补给，盛况华耀。达里湖里有谱写生命赞歌的华子鱼洄游，还有“收获在冬季”的野生大鲤鱼和鲫鱼的冬捕，达里湖畔有明朝时就年驯出十万匹良马的红山军马场。“一会儿牧歌，一会儿吆喝”，正所谓：唱罢渔歌唱牧歌，湖上湖边好景色。

三、耗来河

让世人瞳孔放大，是一条
最乏说的河流，纤细碎步十七公里
犹如一条被牧人丢失的鞭子
安静地听不到蹄声……

是怎样的修身？

放一本经书能坐桥上吟诵万年之久
且在名利之外
低到，草原上一条水槽的位置
……

流淌在贡格尔草原上的耗来河，是世界上最窄的一条河流，极窄处放一本书在河面上，便成了一座桥。因此，河两岸的村庄便唤作“书声”，诚然，取这样的名字，也是采用了修辞方法上的“引申”。但用“犹如一条被牧人丢失的鞭子/安静地听不到蹄声”这样的诗句，来形容这条长达十七公里的窄窄的河流，不禁让人由衷地叹服作者的想象力。

四、大青山

雾绕青山耕云种月
撒下四时密码，播下风滚种子
呼来天籁，唤出兽语
经过九缸十八锅酿成迷醉

几许长虹彩霓，几许神工鬼斧
凌空一挥，峰峦层叠，尖牙、峭壁
反手再挥，满目象形石
浑圆一个“人兽”共处之地……

这是一首浪漫主义的诗作，想象力非常丰富，用典很多，其中的“九缸十八锅”就典自当地的一句俗语，成了没到过过大青山旅游的读者们脑海中的“四时密码”。“九缸十八锅”系因冰臼的形状类似缸似锅，才被当地百姓如此称呼。冰臼是第四纪冰川运动在大青山上留下的遗迹，而“几许神工鬼斧”劈出的“峰峦层叠，尖牙、峭壁”则是指那些象形石的鬼斧神工。特别是“浑圆一个‘人兽’共处之地”的“浑圆”一词，诠释了作者“僧推月下门”和“僧敲月下门”所下足了推敲功夫。

闫文华的组诗《克什克腾旗》有九首，略过四五六七九，就是要给读者留下足够大的阅读空间，让读者见仁见智。作为在贡格尔草原上长大的女儿，书写家乡，闫文华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她不但写山写水，还写生活在贡格尔草原上的人们，写大变革时代的人性善恶。

一个人，枕着酒瓶睡觉
长眠不醒，救焚的火焰于体内燃烧
雷电滚过周身，以此来证实
死亡是一种永恒的寄生……

荒草疯狂地占领路径
直到机遇没有可以插足的空隙
醉酒之人，还没有醒来

而他的母亲却从没闲过一双手
用蜘蛛的方法在枝丫间打捞口粮
让白发的光亮发挥到极致……

山风，又一次吹向湖水
就这样卷走了一个人青葱的鸟鸣

这首题为《寄生》的诗作，是闫文华写给那些“啃老族”的。以喝酒麻痹神志，“直到机遇没有可以插足的空隙/醉酒之人，还没有醒来”，而他的母亲“用蜘蛛的方法在枝丫间打捞口粮”。挥霍了青春，啃噬蜘蛛一样的母亲的“寄生虫们”，你的良心何忍？你的血性何在？

平常，石头一动不动
当狂风大作时，也许会飞起一脚
或者翻身上马……

如果有点收获算作一束光
雷声没到，闪电已经用过鞭子来
我尽力避开它的锋芒
包括同行者让妒火烧绿的表情……

这首题为《不想知道》的诗作是作者在鞭挞“嫉妒”。“平常，石头一动不动/当狂风大作时，也许会飞起一脚/或者翻身上马”，面对别人的困窘，不但落井下石，还会“上马征战”；人家稍有“一束光”的收获，比雷声还快，“闪电已经用过鞭子来”。一束光的收获者，不仅要收获“落井下石”，收获“闪电”的鞭笞，还要面对一张“大绿脸”，想想看，这是多么让人恐惧、恐怖的事件！嫉妒，是人性的肿瘤，也是极端不自信的表现。嫉妒，无助于自己的进步，还会失德于灵魂，减损于寿康。“既生瑜，何生亮？”周瑜临死前的哀鸣，就是最好的注脚。

《草色》里，有着浓浓的烟火气，那是闫文华剪不断的乡愁，也是她满满的家国情怀。她写空巢老人与留守儿童：

“老人攥着念想留守在根的影子”

独自凿刻，一个又一个黄昏
她活成一棵老树，再也没有力气
化开体内攒下的瘀滞

这个季节随时抽身
收拾不了，太多残局
而她又放不下一双清纯的眼神”
打工者除了用钱和电话沟通，作为监护人，他们实际上难以化解一老一少的艰难与窘迫。

《怀揣月光》里，她写母亲：

“记忆被声音撩起
一如晚风吹拂梢头，受候鸟催促
月亮将自己层层剥离
万物躲到它的朦胧里休憩……”

沿着光纤爬行，返回圆月腹内
乳名，走近母亲交换体温
脉搏激越，大口地吮吸、吞咽……
像是烟火腔调与汩汩的胎音复议”

作者“返回圆月腹内”与“母亲交换体温”，虽然这只是其一厢情愿，但是对着明月想念已故的母亲，哪个儿女不是潸然泪下？

“阳光垒起来一大堆，才略知
山为何物，独立之山是大地拳头
连绵群山，它们是大地脊骨

能扛苦难，挑起日子的人
这默不作声的山，才是自己父亲
儿时，躺在他阳坡的臂弯上
那可是，最了不起的人物

更多的山来到面前，有了高度
爬上山顶之时，不一定得到什么
但你是八九点钟的太阳
随后，又看见另一座高山之巅

当你真正成为一座山时
全身汗毛粗糙成小草，胡须的丛林
已有能力拧亮黎明这盏灯……”

这是闫文华以山的形象，赞颂父亲和像父亲一样的普通人的家国情怀与时代担当。

我没有探寻闫文华的文学传承，但我清楚地感受到了她诗歌创作的天赋。高中毕业后，她当过工人、教师、商人，诚然，这说不

了什么，艺术创作从来不看学历，但她把诗歌写得这样好，深得其中三昧，就足以让人称道。尽管如此，她还是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她用《那枚麦种》给自己的人生定位：

“偶尔落树上
一声鸟鸣，一直在枝头发芽
偶尔发芽的
那枚麦种，成了时光绵延的根
阡陌粗糙的掌纹，自先祖开始就攥紧
泥土的骨肉，在荒蛮中寻找生机……”

当青苗于古播篮子破土
便随一片“唏嘘”声饮泣而笑
路上有了脚印，目光望向天边的紫云
风雨只淬炼一种颜色
一场构思，没有背信只有耕耘

麦田，惟妙成胎盘
秉承了大地的母体，抽穗时
伴随一场大风，无数芒刺当矛，簇拥着指向炸雷
逼退无数次寒冷与恐惧……”

她用《牵住一束光》给自己画像：
“白云知道风筝的心思
扯根光线递给一双手，有人握紧
并庆幸脚下，移动出方寸之地
是活命的理由与场所……”

一路小跑儿，拉住风筝影子
这是我常用的方法

借一粒鸟鸣，一根翎羽
牵住一束光，一份埋在心里的仰望
看雨滴、雪花怎样着陆
看那些泡沫怎么散去……”

中国著名作家贾平凹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带灯》，以萤火虫为形象、寓意，写了一个乡镇的政法女干部董。萤火虫生于腐草败叶之中，可谓卑微渺小，但它像带着一盏灯在黑夜中发光发亮。在小说中，精神世界的纯净和现实生活的芜杂造成茧的分裂，她的痛苦是无法救赎的，她既无法摆脱现实，又没有能力得到解脱。她注定要燃烧自己祭奠理想……闫文华是贡格尔草原上的诗人，她的“狼劲”或许不如董，但她“草色”的光亮、光辉、光芒，其耀耀灿灿，绝对胜过董！



金秋乐章—大坝农田摄影 赵国栋

散文

九月菊花香

■于国栋

谁也阻挡不了时轮的旋转，悄然间，时令又来到了九月，她是一个流金溢彩的月份，没有夏季的炎热，没有冬季的严寒，舒适的恰到好处，瓜果飘香，麦熟谷丰，农民的笑脸像花儿一样灿烂。

漫步在仲秋的山野，视野异常的开阔，天高云淡，鹤鸟和鸣，心情想不愉悦都难。山坡上杏树、杨树们的叶子在偷偷地变换着颜色，要说是姹紫嫣红似乎有些夸张，说美轮美奂倒也不过分。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它们好像意识到华章即将进入尾声，犹如那半老徐娘极力用脂肪延续这份新鲜的美丽。

行走间，一簇簇盛开的山菊花映入我的眼帘，放眼四顾，沟壑边，道路旁，比比皆是，连接成片，虽不及牡丹富贵，亦不如玫瑰香艳，但在这个季节，独有她撑起了花海的美丽，低调、坦然的生活态度，不争不抢的处事原则，生则有用，逢时璀璨，这不就是她们真实生活的写照吗？而我们生活在山野的普通农、牧民和鲜有人欣赏的山菊花又何其的相似，不能和居庙堂之高的大官指点江山，也不能和腰缠万贯的明星网红高谈阔论，有的是脚踏实地的默默奉献，为祖国和家乡的建设贡献一砖一瓦，当祖国和人民处在危难之中时，响应号召，挺身而出。

而出的大多数是她们，那个时候我们才幡然觉悟，她们是最可爱的人，而这个称号是她们用血肉之躯，是用高尚无暇的灵魂博取来的。平凡铸就伟大，金钱能堆砌高楼大厦，但千里之堤能毁于蚁穴；高官达贵固然好，封妻荫子令人羨，民水君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俯下身，亲吻那怒放的山菊，感觉是那样的清新自然，沁人心脾，真想为她高歌一曲，歌唱她的不忘初心，也想为她吟诗一首，赞美她的自然不凡。夜里入梦，梦到自己化作一株山菊，融入她们的行列中。



诗歌

秋阳

■犁夫

被雨水洗过的天象
很干净

一抹湛蓝色的记忆
追逐着苍茫

白云已长出翅膀
在寥廓的世界
与归雁约定飞翔

麻雀唧唧的声音
为梦催眠
秋雨
正在为春天拔节灌浆

很轻的秋风打着包裹往事
一句又一句的叮嘱说给秋阳
穿透季节的故事

被外婆的歌谣唤醒
父亲手上的镰刀
正收割着一年的愿望

碌碌压来压去
那些饱满的稻穗
堆积成如山的遐想

一个个农谚装进口袋
倒进黄土泥抹平的粮仓
柳树的叶子纷纷落下
尚在春天的呢喃

早已孵化出鸟语花香
风雨雕出的音符
已经打磨成金色的时光

把满把的秋日
放在生命里珍藏

秋日
晒熟的味道沁人心脾
一朵九月菊

正在田野的路边绽放芬芳
那顶草帽没有走远
还在老屋的背影里流浪

多么想长梦不醒
在梦乡里喊出自己的向往
多么想在秋阳里晒一晒乳名

和一穗谷子一起
摇曳出一个传说的辉煌



“润笔”还是“润色”

“这是我新写的文章，可否请您润笔？”这句话不妥之处在于把“润笔”当做“润色”来用了。

“润笔”典出《隋书·郑译传》。宴会上隋文帝要恢复郑译的爵位和官职，让人立刻起草诏书。当时有人跟郑译开玩笑，说：“笔干。”郑译回答说：“出为方岳，杖策言归，不得一钱，何以润笔？”（我出外做地方官，拄杖而归，没有得到钱财，拿什么来润笔？）后人用“润笔”指请人作书画诗文时付给的酬劳。《儒林外史》第一回：“老爷少不得还有几两润笔的银子，一并送来。”

润色，即修饰文字，使有文采。鲁迅《彷徨·伤逝》：“我的工作果然从此较为迅速地进行，不久就共译了五万字，只要润色一回，便可以做好的两篇小品，一同寄给《自由之友》去。”

夜里入梦，梦到自己化作一株山菊，融入她们的行列中。